

現代文學

精選集
小說 I



臺大出版中心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

現代文學精選集：小說 / 柯慶明主編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 : 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: 臺大發行, 2009. 12

冊；公分. -- (現代主義文學論叢；1-3)

ISBN 978-986-02-1001-9 (第1冊：精裝). --

ISBN 978-986-02-1002-6 (第2冊：精裝). --

ISBN 978-986-02-1003-3 (第3冊：精裝)

857.61

98021997

現代主義文學論叢①

現代文學精選集：小說（I）

編輯委員 白先勇、柯慶明、項 潔
主 編 柯慶明

叢書主編 柯慶明

總 監 項 潔

執行編輯 戴妙如

文字編輯 陳盈廷、司徒錦溢

助理編輯 吳函豫

美術編輯 陳淑冠

發 行 人 李嗣涔

發 行 所 國立臺灣大學

出 版 者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

法律顧問 賴文智律師

印 製 辰皓國際出版製作有限公司

出版年月 2009年12月

版 次 初版

定 價 新臺幣350元整

展 售 處 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電話：(02) 3366-3993

臺北市10617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傳真：(02) 2363-6905

<http://www.press.ntu.edu.tw> E-mail : ntuprs@ntu.edu.tw

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：(02) 2518-0207 臺北市10485松江路209號一樓

國家網路書店 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ISBN : 978-986-02-1001-9

GPN : 1009803536

著作權所有 · 翻印必究

現代文學



精選集

小說
I

奇花異草——《現代文學》精選集序

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的這一套《現代文學》精選集是從兩個階段的《現代文學》雜誌精選出來的作品，由臺大中文系柯慶明教授主編成集。小說三冊共五十篇，散文一冊四十三篇，詩一冊一百二十四首。《現代文學》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七三年，共五十一期，中間停刊三年；第二個階段從一九七七年復刊到一九八四年結束，出版二十二期。前期五十一期《現代文學》已經產生過幾個選本，但後期二十二期的作品則從來未輯成選集。其實後期的《現代文學》也曾登載不少好文章，值得編入集內。

我看到這套選集的目錄，首先令我吃驚的是這些作品發表的年代竟如此的遙遠，有的竟在近半世紀、四十多年、三十多年以前。而這些小說、詩、散文的背後故事，我卻記得清清楚楚，恍如昨日。一九六〇年三月創刊號選了三篇，我們外文系的學姊叢甦當時從美國西雅圖寄回來〈盲獵——聽來的故事〉一則，文風類似卡夫卡式寓言。那一期我們正好出〈卡夫卡專輯〉，十分點題，大家士氣大振。余光中的〈坐看雲起時〉是王文興去討來的，第一期

我們極需余光中的詩撐場面。我記得那天王文興拿到余光中謄寫得整整齊齊的詩稿，喜形於色。同期還有白黎的〈玉卿嫂〉，因為第一期小說稿不夠，我只好用不同的筆名寫了兩篇。這些都是快五十年前的往事了。

選集中王禎和的〈鬼・北風・人〉、施叔青的〈壁虎〉、李黎的〈譚教授的一天〉，這些小說是三位日後大名鼎鼎的作家初登文壇的處女作，個個出手不凡。小說選集中有多篇被其他選本一選再選的名篇：〈鐵漿〉——朱西甯、〈將軍族〉——陳映真、〈草原底盛夏〉——王文興、〈最後一節課〉——歐陽子、〈會場現形記〉——於梨華、〈甘庚伯的黃昏〉——黃春明、〈辭鄉〉——林懷民、〈鹿城故事〉——李昂、〈漁仔寮案件〉——宋澤萊、〈海鷗〉——馬森、〈人人需要秦德夫〉——黃凡。主編大概認為名篇就是名篇，選過多次還應該再選。有的作家改了行，拍電影、跳舞去了：張毅、姚樹華、林懷民。有好幾位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：朱西甯、王禎和、吉錚、子于、洪醒夫、唐文標、王敬羲、梅新。

看看詩選集的名單，有意思的是當年臺灣有名的幾個詩社，「藍星」、「創世紀」、「笠」、「星座」，各宗各派的詩林高手統統上榜入選，這也足見《現代文學》當年是完全開放的，大家不分彼此，在同一個文學園地裡各自耕耘，在這份發不出稿費的雜誌上寫文章，竟也其樂融融。那是一個有文學理想、有文化抱負的年代。

時間恐怕還是測試一篇文學作品好壞的最後標準吧。過了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，如果一篇小說、一首詩、一則散文，還能夠像一些常青草木，仍舊屹立不墜、而且欣欣向榮，那麼時間的考驗便初步通過了。我看這部《現代文學》精選集裡就有好些奇花異草，直到今日，仍在盛開。

主編柯慶明教授，他本人不但曾擔任過《現代文學》的編輯，而且長時間還是撰稿人。他對這本雜誌歷史的來龍去脈以及時代背景比誰都清楚。他編的選集應該能夠充分展示《現代文學》的精神及內涵。

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編輯戴妙如女士為這部選集花了驚人的心血，二位助理陳盈廷、吳函豫也費了很多工夫，特此感謝。

《現代文學》精選集序

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一九六〇年三月創刊，到一九七三年九月共出版了五十一期，其後因財力不繼休刊。一九七七年七月復刊，到一九八四年一月，又出版了二十二期，終於停刊。這個刊物始於一群臺大外文系南北社同學的同心協力，其後又有臺大中文系新潮社同學的加入，相當程度的繼承了夏濟安先生主編《文學雜誌》時期兩系合衷共濟的盛況。因此或者偏向現代主義文學大師的譯介；或者偏向以現代觀點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重新檢視；但大家公認的最大成就，卻是提供了一個園地，給當時尚為新銳的作者們，披露了許多甚具實驗精神與風格創新的好作品，互相激盪，蔚為風潮……

近半個世紀之後，重新回顧：不但許多作者成為文壇的中流砥柱；許多作品亦早成為學院研究的經典。這些作者、作品自亦有專集可供尋索參閱；但由眾多作者、作品所反映的時代精神、社會文化氛圍卻不易感知，尤其它們正處於中西融合，新舊交雜的關鍵時刻，是一值得詳加參照與反思開發的重要里程。因而我們深覺有精選部分作品，重出選集的需要。

白先勇在遠離母校多年之後，終於應邀返回臺大擔任文學院特聘講座教授；我則自大四加入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畢業服完兵役後，隨即返校服務迄今，其間亦曾承乏臺大出版中心主任。當時我們皆以為《現代文學》雜誌的編務，既為臺大外文、中文兩系系友主其事，此一選集最好交由臺大出版中心來發行。正所謂：山高洋廣，一時多少風流人物！大家的壯思逸興，實宜由臺灣大學來永久發揚與推廣……

我們的構想，在我出版中心任內，因諸事倥偬，未克執行；繼任的陳雪華主任不但大力支持我們的構想，並且建議我們應該再找一位共同主編者，因為三個人的看法，照顧的方面會更勻整一點。很幸運的，我們找到了低我約莫七班，（我也正好低白先勇七班），也是中文系新潮社重要成員的詩人兼散文家沈花末，願意參加我們的編輯群。沈花末不但得過年度優秀青年詩人獎，還擔任過《自立晚報》副刊主編，對於編輯自是經驗老到。三人往返商量，《精選集》終於定稿可以付印，卻因出版中心主任易人，新主任項潔正好是沈花末的夫婿，她因而堅持不肯列名編輯群。白先勇也仍是「社長」本色，雖然一向參與良多，只因一切由我居中斡旋，堅持還是要我掛名「主編」，於是原本是三人合作完成的《精選集》，竟要我獨居其功，未免慚愧；繼而一想，若有編選不夠理想之處，或亦可由我一人獨受批評之責，因而也就坦然了。

《精選集》即將付梓之際，首先感謝眾多作者，願意讓我們舊夢重溫，同意將他們當日的新銳作品，「總也不老」的展現它們永遠青春的丰姿，在這重新出版的《精選集》中。有兩位作者以情隨事遷，不願授權重刊；我們遺憾之餘，自然尊重，未予編入。

另外，雖然我們盡力尋索，但仍有部分作者音訊杳無。我們想不應因此，讓那些優美作品成為未得展示其光華的遺珠，因而決定先行刊佈。希望藉此亦能夠和這些作者或其家屬取得連繫，補行授權。侵權之責，自當由我這位「主編」承擔。因為當年我們創辦《現代文學》，付出熱情、時間、精神、精力與必然賠累的金錢之際，想到的只是文學中人類精神之永恆光輝的交相映照。而美、善、真之精神交感，似乎從來也都不是真的可以就用，按件計酬或按字計酬，即可購買或販賣的。那樣一個時代的回顧，那樣一種精神的召喚，才是重編《精選集》的真義！是為序。

二〇〇九年十月於臺大國青三〇五研究室

柯慶明

序一 奇花異草

白先勇 3

序二 編者序

柯慶明 7

盲獵——聽來的故事

叢 胤 15

黎明列車

司馬中原 23

喬琪

陳若曦 35

鬼·北風·人

王禎和 53

草原底盛夏：懷念我遺失了一半底青年時代

王文興 85

鐵漿

朱西甯 107

二寓言

潛 石 125

白色的網

叢 胤 129

寂寞的十七歲

白先勇 167

街市下午

段彩華 201

一個乾燥無雨的下午

文書——致耀忠畢業紀念

等

鷹揚之前

丁雲

陳若曦
285

張毅
271

於梨華
233

童真
221

——聽來的故事

……它在那兒棲了很久了，也唱了很久了，其實，真的沒有人確切知道它究竟在那兒多久了……它渾身披著黑得淨亮的羽毛……那黑色的鳥兒，在那黑色的森林裡……

很久以前，我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，但是我們已經不能確切記得究竟在那裡聽到，又究竟自誰聽到。只模糊地記得講這故事的人又聽自另外的人，另外的人又聽自另外另外的人……另外另外的人最終又聽自一個很老很老有著白白鬍鬚、白白眉毛的老人。我們不知道他是誰，他是什麼，他又在那裡；因為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當我們的記憶不曾誕生，在古老的日子裡……

那夜很冷，很黑，我們看不見自己，也看不見自己的影子，我們只聽見空裡有風聲，很響，風裡有樹枝斷裂的聲音。我們只聽見彼此手腳擦動的沙沙聲和抑制又急促的呼吸聲。我們在黑暗中忙著整理行裝，彼此不言語，只默默地，匆匆地紮緊綁腿，繫好背囊。彼此不言語，但我知道自己要去做什麼，也知道另外的四個人要去做什麼，也知道另外的人也知道我知道他們。我們都不言語，只在黑暗裡忙著，心裡感覺輕輕的快樂，也感覺輕